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

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刘洪林◎著

# 雪路飞花

白山出版社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

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刘洪林◎著

# 雪路飞花

白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雪路飞花 / 刘洪林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2. 3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ISBN 978-7-5529-0151-1

I. ①雪…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9758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韩 光  
装帧设计: 王 琪  
责任校对: 赵 中  
印 刷: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 235  
印 张: 7.5  
字 数: 72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0151-1  
定 价: 125.00元 (全五册)

## 目 录

楔 子 .....	1
第一章 逃 兵 .....	5
第二章 夏 训 .....	13
第三章 上 山 .....	22
第四章 冬练三九 .....	31
第五章 征战日本 .....	40
第六章 断 指 .....	47
第七章 决不放弃 .....	52
第八章 运动补剂 .....	59
第九章 梦幻爱情 .....	64
第十章 杀出重围 .....	73
第十一章 生命之花 .....	77
第十二章 空中救人 .....	83
第十三章 奥地利之痛 .....	88

第十四章 歌 唱 …………… 96

第十五章 逐鹿挪威 …………… 107

后 记 唱支山歌献英雄…………… 114

## 楔子

也就是不到一年的工夫，宋开疆的记忆力迅速减退，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记不清。老伴儿说，你这是老了，不中用了。他也不和老伴儿争执，天天搬把椅子默默地坐在窗前，眼睛直勾勾地向外张望，老伴儿以为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总唠叨着让他多出去溜达溜达，他也不理，直到外面开始下起鹅毛大雪，才头也不回地喊道：“老伴儿呀，把我书桌上那张照片拿过来。”老伴儿知道大雪晃动了他的记忆，赶忙把照片送到他手里说：“这张照片你总也看不够！”宋开疆抖着手里的照片说：“这是我们滑雪队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比啥都珍贵。”老伴儿故意顺着他说：“是挺珍贵的。这张照片你都给我讲过快一百遍了。”就指着中间的一个女孩说：“她叫曹丽梅，是你们滑雪队第一个全国冠军，也是第一个亚洲冠军，也是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有了她，你们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宋开疆听她果然了解情况，得意地笑着说：“那你知道她是哪年获得世界冠军，我们八一雪场又是哪

年建起来的吗？”老伴儿晃了晃头说：“不知道！你这些年也没给我讲过。”宋开疆看了看手里的照片说：“我先给你讲讲我是怎么发现双峰八一雪场的。”

宋开疆一扫往日的沉默，又亮起眼神说，那年的冬天冷得真吓人，几十年不遇的大冷冬，牛马的呼吸被冻得喘白气儿，鸡鸭的翅膀被冻得僵硬，连狗儿们都蜷卧在温暖的炕沿底下不愿动弹。我奉命带领一小队人马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北方有积雪的山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为即将成立的解放军八一滑雪队寻找冬季训练场。我们从北大壶到亚布力再到长白山再到阿尔山再到帽儿山，不停地翻山越岭，边勘察边论证，都没有找到让人非常满意的地方。八一滑雪队需要两个训练基地，一个是夏训基地，一个是冬训基地。夏训基地是大本营，定在大连市的旅顺口，冬训基地可就不好找了，不能只顾交通方便，还要便于部队管理，适合运动员训练滑雪。我们走过的那些地方雪情都不错，就是好位置都让地方给占上了。后来听说双峰山那地方雪情也特别好，我就往肚子里又深深地吸口寒气说：“走！咱们再到双峰山去看看！”

双峰山位于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中段，长汀镇秃顶子山西南侧，方圆只有十平方公里。我们找到当地双峰林场的一位老职工了解情况，老职工对我说：“双峰山这地方气候非常特别。准确地说，这里方圆十平方公里范围内，是贝加尔湖冷气

流与日本海暖湿气流交汇处，天气阴晴不定，多云多雨多雪，冬季昼夜温差常在30℃以上，最冷时达到过零下51℃。每年从10月到次年5月，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雪花不停地飘，超过20厘米的降雪能有30次，平均积雪两米多深，而且雪量大，黏度高，雪质好，是个天然的滑雪场。”我说：“那就麻烦老师傅带我们再往山里走走。”老职工说：“越往山里越难走，当年土匪头子座山雕都不敢上这儿来安家，把老巢安在离这儿60公里的山下啦！”我笑着对他说：“土匪不敢来，咱们解放军敢来。只要能建滑雪场，再艰苦的地方解放军都敢来，都能待得住。”老职工说：“那我就带你们再往山里走一走。”

山路全部被大雪覆盖着，我们蹚着没膝深的积雪往里走，越走越兴奋，走进去约有4公里的路程，我突然看见一座地势非常好的山，回头对大家说：“你们看看这座山形怎么样？”大家都齐声叫好。我看见路旁雪包上有几行野兽脚印，好像刚踩上去不久，逶迤着向山里奔去，想那几个动物一定很可爱，好奇心驱使我立刻走过去想认认是些什么动物，刚走出去两步，老职工急忙喊道：“小心滑倒！”话音未落，我一脚踩下去，雪就没了到了我的腰上，大家忙七手八脚地把我拽上来，老职工说：“这还不算深的，你要是再往里走几步，人就得整个儿没进雪里去。”我拍了拍沾在身上的积雪对大家说：“这儿的雪真大！真好！咱们的滑雪场就定在这儿吧！”



说到这里，宋开疆把手里的照片举到老伴儿眼前给她看。照片的背景是一排房子，正门上方有一块匾，写着“八一雪场”四个朱红大字，就指着照片上的房子骄傲地说：“八一雪场就是我一脚踩出来的。”

老伴儿见他兴致勃发，又好久没有听他说过这么多话，忙给他沏杯热茶说：“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今天再给我讲点别的故事吧！”

窗外的雪花越下越大，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八一雪场。宋开疆喜欢这样的大雪，他的记忆随着雪花满世界不停地飘舞，尘封已久的往事一件一件地来到眼前，他怕这些故事将来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总想讲给别人听一听，见自己的老伴儿这么有兴致，高兴地对她说：“好！我今天就给你讲讲早年发生在我们八一滑雪队里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 第一章 逃兵

宋开疆放下手里的照片，喝了几口热茶，又欣喜又自责地说，我当年差点儿犯个大错误，要不是教练赵文海瞪着眼睛跟我喊，我早就把曹丽梅给开除了。说起来那也不能全怪我。我心里清楚，我当时心里正窝着火，窝着老大的火，赵文海赶来凑热闹，又往我身上浇了一桶油，我的火更大了，对他大发雷霆说：“你不是说曹丽梅是块好料吗？你不是跟我保证过她肯定会刻苦训练吗？怎么刚入伍几天就跑了？你是怎么考核把关的？这种思想素质的人你也敢招？我当了这么多年大队长，还没看见有一个运动员敢私自离队，她的胆子也太大了。她敢自己跑，你也别去找她，队里也不要她了，直接把她除名回家吧！”

宋开疆见老伴儿听得聚精会神，接着说道，我在八一滑雪队当了十年大队长，除了高山滑雪在国内拿过几个亚军，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滑雪都没有任何建树。那几天我到上面去开

会，首长很不高兴地对我说：“八一滑雪队别的项目可以不行，冬季两项滑雪怎么也不行？这个项目不是一边滑雪一边射击吗？解放军是玩儿枪的，有射击的项目就应该在国内占有绝对优势，怎么还打不过地方队？怎么还会没有金牌？搞了这么多年还搞不到一块金牌，还谈什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首长这么批评人可是够狠的，简直没留一点情面，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谁能不窝火。我当时就差没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首长眼里也抵不上一块金牌有分量。首长批评我们是对的。竞技体育其实就是金牌主义，都不想拿金牌，还争冠亚军干什么！只要有竞争，就要排出个一、二、三名来。战场无亚军，赛场看金牌。十块银牌也抵不上一块金牌。我知道自己手下们的实力，不敢跟首长立军令状，连句大话都不敢说，只能硬挺着挨批，窝着一肚子的火。我知道光窝火不解决问题，再拿不到金牌肯定还得挨批，一次会比一次狠，一次更比一次重。没有出路就是死路。想受表扬就必须拿金牌，越多越好，级别越高越好，全国的、亚洲的、世界的，统统拿到手里，让首长们看得眼花缭乱，眼冒金星，不信就捞不到表扬。我那时候还年轻，就下了狠心想，回去就是扒层皮也要拿个全国冠军，让首长看看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拼搏奋斗的。我们滑雪大队下设高山、越野和冬季两项三个滑雪队，以前为了打基础，多培养人才，各队一

直均衡发展，我那次回来之后，立刻召开党委扩大会，我在会上慷慨陈词说，滑雪队要发展，要在首长心目中有地位，就必须拿金牌。哪个项目能快出金牌、多出金牌就重点发展哪个项目。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互相用眼神问来问去，哪个项目能快出金牌呢？我也用眼神扫了大家一圈，停顿半天才说，高山滑雪不行，越野滑雪也不行，只有冬季两项滑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解放军枪多弹多，只要重点发展这个项目，早晚能把地方队打垮了。我的提议无人反对，都支持集中力量发展冬季两项滑雪。我还规定，以后招生要多向冬季两项滑雪队倾斜，要多招一些好苗子，决不能滥竽充数，没想到曹丽梅入伍才两个多月就跑了，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我骂赵文海，他自知理亏，开始还没想跟我顶嘴，听到我要把曹丽梅除名，才急眼说：“大队长，曹丽梅才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一时冲动跑回家，我把她领回来狠狠地批评教育一顿，或者给个处分也行，干吗非要除名不可，一棍子把她打死，连个改过的机会都不给。”

我本来怒气未消，又被他一顿钱白，气上加气地说：“私自离队就得严肃处理，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已经不错了，你还敢跟我强词夺理。”

赵文海也不示弱，伸着脖子瞪着俩白眼珠子说：“她私自离队是我的责任，我没管理教育好。我找到一块好材料不容易，你别处理她，处分我吧！”

我本来也想处分他，看他这么护着自己的运动员，认准曹丽梅是块好料，又主动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心里暗暗想，现在是人才难得啊！他是一位好教练，这么有责任心，将来肯定能干成大事情，我就压住火气绷着脸说：“你就认准她是块好料？”

赵文海一点没犹豫，非常坚定地说：“肯定是块好料！”

这下我倒有些犹豫了，可嘴上却说：“私自离队还是好料？我们滑雪队干脆改成大车店算了，大家来去自由多好！”

他见我往后退了一步，缩回脖子辩驳说：“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大车店来去自由，我们可是有组织的，可以对她进行批评教育，把她培养成有用之才。”

我瞟了他一眼，细想他的话也有道理，就给他一次机会说：“你能把她教育好，把她培养成有用之才，还像根钉子钉在我这里干啥？限你两天之内把她给我找回来。”

“是！”赵文海挺直腰板儿，声音也干脆响亮，像是拿到一张特赦令，转身去找曹丽梅。

曹丽梅不是赵文海找回来的。后来我问曹丽梅，你是怎么跑的，为什么自己又回来啦？别看她年纪小，脸上没有一点儿女孩子的忸怩气，浑身上下都透着野丫头那股子机灵劲儿，说话更是心直口快不拐弯，跟我竹筒倒豆子说得一句不落，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她想回家是早就预谋好的，又回来

才是迫不得已。

那个星期天曹丽梅若无其事地跟队友杨春芳在商场里闲逛着，不停地挑选衣服欣赏鞋子，心里却急着要把她甩开。我们滑雪队明确规定，战士运动员不准单独外出。她上个星期天约佟菊外出，怎么也没把佟菊甩开，这次特意约杨春芳一起出去逛街，在商场里挑了一阵子衣服就说：“春芳，你再帮我看看这件衣服的款式，我先上趟厕所。”就装着很内急的样子去找厕所，见杨春芳没像佟菊那样跟过来，急忙转身走出商场，一阵风似的向旅顺汽车站跑去。

曹丽梅这是私自离队，她稳稳地坐上开往老家的长途汽车，一直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八月的太阳把汽车烤得像个大火笼，曹丽梅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想着在滑雪队两个多月里吃的苦和遭的罪，今天终于逃离了苦海，心情格外的轻松和愉快。她在心里默默地想，这辈子再也不用回滑雪队了，回家就可以和大龙他们一起去爬树掏鸟蛋，一起去下河抓小鱼，甚至还能到生产队的园子里去偷瓜吃。她下了汽车一口气跑回家里，母亲正坐在炕上给弟弟缝衣服，见她闯进屋里，唬得忙扔下手里的衣服说：“丽梅，你咋回来啦？”曹丽梅把身上的背包咣当扔到炕上说：“妈，我不想干了！八一滑雪队根本就不是正经当兵的地方，整天搞体育训练，累得要死要活，简直就是活遭罪。”

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女儿在打退堂鼓。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八成是在部队也闯祸了，待不下去就不想干了，要真是那样，自己当初为她前前后后可都白忙活了，苦心换来一场空欢喜。看她满不在乎的样子，又不像是犯了错误，才不动声色地问道：“你是请假回来的？”

“不是！我谁也没告诉，自己跑回来的！”

曹丽梅的母亲是个很明事理的女人，她猜想女儿肯定是从小放野惯了，受不了部队的拘束，才吵吵部队太苦太累，变着法子往回跑。她知道女儿私自回家，部队肯定不答应，弄不好兴许就给退回来。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部队那么好还往家里跑啥！回家能有啥出息。一想到她七岁到河里洗澡差点没淹死，十二岁就没了父亲，这么小就把她送到运动队里去当兵，做母亲的心里也觉得十分愧疚。要是她生在条件好的人家，或者她父亲还活着，她现在应该坐在教室里上学读书。这孩子的命注定是又硬又苦，但愿她长大了能好些。现在既然当了兵，就应该守着部队的规矩。她母亲不敢逼着她返回部队，怕她急了离家出走，那就更麻烦了，只好耐心地劝她说：“丽梅，你都是部队的人了，不请假回家是要挨处分的。你赶紧回去，向部队领导认个错，咱们回去接着好好干。”

曹丽梅没想到母亲会这么狠心，不心疼自己，还让自己返回去遭罪，把心一横说：“妈，你不知道，在八一滑雪队当兵

有多苦多累，还没有一点儿自由，我是说啥也不想回去了。”

女儿不想回去，跟着自己在家里只能遭罪，长大也没有出息。自己每年在生产队挣的那点工钱，还不够填饱她们姐弟的肚子。八一滑雪队到学校来招收运动员，教练赵文海看上女儿能跑能跳，说她有运动天赋，干得好将来就有机会提干，自己才下决心把她送到部队去，也给家里减去一张嘴，省下一口粮食给小的吃。如今女儿说啥也不愿回去，这不是自毁前程吗？这件事情不能由着她想啥是啥，硬拉不行就软劝。她知道女儿肯定还饿着肚子没吃晚饭，就到厨房里热了一碗稀粥端给她：“丽梅，家里晚饭只能吃这个，还剩下一点儿咸菜，你就将就着吃吧！”看见女儿端起粥碗，又若无其事地问道：“你们部队晚饭吃的好不好？”

曹丽梅没有多想，她知道部队不光晚饭比家里好，顿顿都比家里吃的好，现在自己肚子饿得咕咕叫，要是还在滑雪队，晚饭肯定要把肚皮撑得鼓鼓的，这样一想，又觉得部队还是挺好的，就边喝粥边说：“那可比家里吃的好多了！”

她母亲就笑了。曹丽梅从来没有看见母亲笑得那么难看，难道母亲笑的时候心里还很难受吗？这真是个怪事。也许母亲以前也这样笑过，只是自己没注意。她又继续喝了几口粥，才听母亲说道：“部队吃的那么好，你还说不想干。咱们农村的孩子去当兵，苦点累点算个啥，总比在家里饿着肚子强。你要



回家，不光现在饿肚子，将来也要饿肚子。赵教练说，你只要在部队好好干，不光能吃饱肚子，将来还可以提干，到那时妈就不用在家里天天喝粥，兴许还能跟你去享几天清福呢！”

曹丽梅到底还是小孩子，母亲几句话就把她说得低下头去，捧着个空饭碗说：“那你送我回去！”

“好！我送你回去。”她母亲第二天就把女儿送了回来，见到赵文海连忙说：“赵教练，真是对不住您，孩子让您操心了，我把她给您送回来了，要打要骂您随便。”

赵文海没有责备曹丽梅，还安慰她母亲说：“回来就好。她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说明也在进步，写份检查交给队领导，继续参加训练吧！”